

★ 共和国文学作品经典丛书

中篇小说卷

上

山间铃响马帮来

白桦

柳堡的故事

石言

在悬崖上

邓友梅

红豆

宗璞

狼透铁

柳青

奇异的离婚故事

孙谦

卖烟叶

赵树理

美丽

丰村

主编 缪俊杰



花山文艺出版社

共和国文学作品经典丛书

中篇小说卷 上

主编 缪俊杰

花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卷分上、下两册，精选了孙犁的《铁木前传》、徐怀中的《无情的情人》、邓友梅的《在悬崖上》、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白桦的《山间铃响马帮来》、石言的《柳堡的故事》、宗璞的《红豆》等名家名篇，其语言、学识和思想、艺术皆属上乘，堪称经典，既有欣赏珍藏的价值，又是赠送亲友的佳品。

共和国文学作品经典丛书

中 篇 小 说 卷

主编 缪俊杰

责任编辑：陈 新 装帧设计：亚 男

美术编辑：宋丕胜 责任校对：彭振江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河北省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印 刷：南宫市印刷厂（南宫市南大街75号）

经 销：新华书店

850×1168毫米 1/32 22.625印张 465千字 1997年8月第1版

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 定价：26.00元

ISBN 7-80611-573-0/I·559



《共和国文学作品经典丛书》总序

● 缪俊杰

花山文艺出版社推出“共和国长篇小说经典丛书”，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社会效益颇佳。因此，他们要我沿着编选长篇小说丛书的思路，再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和散文特写各两本，也算一套丛书。从工作量和难度来说，这要比编长篇小说丛书大得多。但出版社既有此美意，也只好从命了。

我们新中国的文学，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理论实践走过了40多年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文学领域里出现了一代又一代

总 序

的作家艺术家，他们以自己不同程度的对社会生活的洞察力和对于艺术形象的创造能力，为正在饥渴于精神食粮的中国读者奉献了一大批既鲜明又复杂、既是博大浩繁又是色彩斑斓的文学成果。这些成果，除了我们广大读者所熟知的具有很强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之外，还有为数众多或者说数以万计的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以及散文特写等类型作品。这些作品，对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发展与变革，对于亿万人民的思想感情、道德以及文化素质的形成与演变，都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同时，这些作品在艺术上也显示了各自的特色和不同的艺术风格。这些作家在运用传统的艺术技巧表现新生活方面，许多作家都根据自己的艺术素养和艺术追求，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对我国一代又一代的小说家、诗人、散文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艺术的探索是无止境的。从我们今天或更往后的艺术眼光和欣赏趣味来看，建国后 17 年间产生的文学作品，或许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甚至在思想或艺术上都有应该扬弃的成分。但是对过去存在过的艺术，我们只能用历史主义的眼光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不可否认，我国文学确实受到政治的制约，也或多或少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包括一些具有真知灼见而且能够被称为大作家、大艺术家的人，有时也难于幸免，或者受制于某些政治运动或僵化理论的影响而从事创作，或者据此来修改旧作。因此，政治的冲击力或多或少地在作家作品中留下了痕迹。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新中国的

作家，大多数都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感。他们作为我国革命历史进程的参与者或目击者，深入到硝烟弥漫的前线或火热斗争的现场，对变革中的社会生活和各种各样人物的心态有深刻的体会，他们忠于生活、忠于艺术，在广阔的生活层面上，深刻地反映了我国人民的历史命运，真实地正面地纪录了中国人民几十年来向旧世界宣战和创造新社会制度所经历的艰辛而伟大的历程。这些作家以生活参与者的身份所获得的素材，并通过他们当时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和艺术高度所创造出来的作品，是从生活土壤中诞生出来的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作品是反映我国某一时期的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是别的时期、别的国度的作家创作不可取代的。尽管这一时期某些作家在创作思想上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在作品中过于突出了“意识形态”的内涵，有许多应该扬弃的缺陷和值得记取的教训。我们应当不断站在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高度来回顾与总结历史，重新订正我们对文学的看法和评价。但从总体来看，我们应对新中国文学作公正的评价，而不应该在无视历史和否定历史的偏见支配下，否定我们新中国文学的辉煌历史和丰硕成果。

我们这套丛书还是以建国后到“文革”前的17年为时限。因为粉碎“四人帮”后新时期的文学作品，目前已有许多选本，而“文革”前的作品由于时间的延续、资料的散失，很多作品在一般图书馆、资料室里已难找到，编这个选本也包含着为广大读者提供资料的意义。但是，建国后17年数以万计的作品中，该选什么就是一个大学问、也是难以完全取得

一致认同的问题了。

“选学”，同文艺批评、文艺鉴赏一样，是一个很复杂的学问，正如鲁迅所说：“文学虽然有普遍性，但因读者的体验不同而变化，读者倘没有类似的体验，它也就失去了效力。”（《花边文学·看书琐记》）鲁迅还说，比如读《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由于各人眼光不同，所以对作品的评价往往产生很大的分歧。就是同一个人对同一篇作品，由于时代大环境和个人认识水平的不同，也会有不同的评价，甚至有截然相反的评价。我们这套丛书里所选的作品就有不少这方面的例子。例如某些小说或诗歌，在发表时受到广泛好评，但到了“反右”或某个“大批判”时期，作品突然变成了“大毒草”，过了一、二十年，作者政治上“平了反”，对作品重新认识，又变成了“重放的鲜花”。还有一些作品，由于它适应某一政治时期的政治需要，或符合某种理论的条条框框，便得到喝彩或奖励，但经过实践的检验，证明作品所描写的事件或作家对生活所作的价值判断是错误的，今天应该扬弃或重新评价了。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并存。我们选在这里的作品，有“重放的鲜花”，也有“凋谢的鲜花”，只要是作家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某些方面，在当时具有较大的影响，而今天仍然具有参考价值，我们都考虑选入其中，以供广大读者研究、参考和欣赏。至于同一个作家，他有许多优秀的作品，为什么只选这篇而不

选那篇，这就很难说清楚了。有时候是出于“鱼和熊掌不可得兼”，有时候是因了题材、体裁的限制，选了别的作家这类作品，就只好选你的另一篇了。这里面似乎不包含褒贬的意思。有的则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例如诗歌卷，着重选了长篇叙事诗，占了很大的篇幅，而对于许多著名诗人很有影响的短诗，就没有选入其中，这固然是一个缺陷，但一时难以补上，也只好如此了。我在长篇小说丛书的“总序”中说过：选编不是评奖，不会产生孰优孰劣之类的误解。就是入选作家的作品，由于时间仓促和技术（通讯）方面的原因，同有的作家一时尚未直接取得联系，征求他们的意见，在这里只好请他们谅解了。

我对花山文艺出版社这又一个有意义的举措表示祝贺和敬意，对所有入选作品的作家或已故作家亲属的支持表示深切的感谢。

1995年6月20日



目 录

山间铃响马帮来	白桦(1)
柳堡的故事	石言(46)
在悬崖上	邓友梅(84)
红豆	宗璞(122)
狠透铁	柳青(158)
奇异的离婚故事	孙谦(218)
卖烟叶	赵树理(257)
美丽	丰村(310)

山间铃响马帮来

●
白

桦



春雨再猛还能挡得住鲜花盛开吗？

——摘自彝歌

—

秋熟的香气弥漫了边地的山林，森林里的孔雀、翠鸟、野雉和黄莺再也耐不住了，它们成群结队地落到森林边沿的大树上，飞舞着、吵嚷着，对着那些山坡上金席似的坡田发馋。小猕猴儿却独自爬上梨树，摘了一颗梨，咬了一口又扔掉。它悄悄地攀着梨树的枝桠，爬到香蕉丛上，顺手揪下一只香蕉，然后安稳地像个小人似地坐在那里，用手仔细剥着香蕉皮，转动着它那双溜圆的贼眼珠，神秘地瞅着对面山岭上的坡田……

大森林对面的山岭是一条条坡田，这时正喧腾着快乐的

歌声，哈戛克的苗人和来帮忙的瑶人在忙碌地收割。这是边疆头一年的大丰收，眼看着各族人民和解放军在春天一起栽种下的每一颗种子，都已经变成千万颗金色的果实，这些粮食就能保住来年各族人民不再吐清水；不再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爬进雾森林里去拾菌；他们怎能不把全力投向收获呢？草舍里的纺棉车和土场上的纺麻车都停止了旋转——女人们也都下田了，坡田上像闹市歌声不断地回荡着。

“解放军护送着的大马帮也快要到了！”这个消息深深地印在每一个人的心里，谁都在盘算着要买点什么——特别是买些盐，多少日子就断了盐，过着淡日子啊。

老木杆一边搬着包谷，也一边想着在马帮来的时候如何置备些女儿陪嫁的东西，又想着在收获完了去打一次猎，要是春天驻扎过这里的张排长那些同志再来，着实要有点野味招待才好哩。

“呜——！”老木杆的猎狗突然在身边吼起来。老木杆喝了一声：“蹲下！小白狼！”

这两天小白狼就像是疯了，乌黑发光的眼睛一看见远处山岭上流窜的马鹿和黄鹿，它就腾空跳起来。两只前爪在空中飞舞，咬着尾巴乱转。有时望望正在忙于收获的主人，像是说：“丢下这些吧，去捉黄鹿。”但老木杆和全寨人一样，现时只醉心于自己坡地上的金黄色的收获，对小白狼的急切心情暂时只有置之不理，并且严厉地命令它“爬回去”！但他对自己暗暗好笑：“我又何尝不愿意去打猎哩！”

听话的小白狼只得伸伸舌头飞快跑回去了。

老公的名字叫“木杆”，可他也真像根木杆，将近六十的人了，腰一点也不弯，总是挺直着，苗人汉子的上衣又兴这样短，肚子露了一半。他的姑娘红花也在地里搬包谷，红花这姑娘的脸晒的红通通的像朵花。她搬着包谷秆，不时向坡地上的人们看看：她从没见过瑶人来帮助苗人收包谷、割稻子，崖坡寨的瑶人小伙子竟会排着队来，已往谁见过哩？几百辈子在一个山冈上居住，可谁也不爱搭理谁——除了吵架、打架。今天能够在一起你帮我、我帮你，可不是个小事体，苗人、瑶人们谁捺得住自己兴奋的心情哩！哈戛克寨的苗人本来不是人力不够用，因为大部分联防队员在红花的哥哥东根率领下，配合解放军到猛丁远征去了，哈戛克寨是国境线上的寨子，这条绿色的金水河，就是中国和驻有法帝国主义殖民军的越南的交界线哩。所以，人们除了紧张地忙于收割，妇女、儿童还担负着白天的瞭望和岗哨任务，边界地谁也不敢松懈一分一秒。

苗、瑶的言语互相都能懂一些，他们的歌声一起一落，夹杂着一阵阵喜悦的欢笑。瑶族小伙子的歌声是粗犷的：

啊！

敏钗^① 哟！

你们的坡地一片金啊！

你们的裙子一片红啊！

我们的天上一片蓝啊！

① 苗语“姑娘”。

我们的心上一片新啊！

这是为哪样哩？

是天仙保佑？还是鬼神灵？

红花怎能忍得住哩！她用大而圆的眼睛望望老木杆，她就仰脸代表苗家姑娘答唱起来，这歌声婉转而高昂——

啊！哟！

蒙段^① 啊！

我们的坡地一片金啊！

多谢瑶家大哥一片心啊！

我们的裙子一片红啊！

多谢瑶家大哥来变工啊！

我们的天上一片蓝啊！

边界地人民见青天啊！

我们的心上一片新啊！

边界地人民团结一条心啊！

不是天仙保佑，也不是鬼神灵；

毛主席的太阳照亮了边界地啊！

解放军带来了丰收的好年成哟！

“啊——”紧接着又是瑶人小伙子唱起来：

^① 瑶语“小伙子”。

灵巧的敏钗说的对啊！

年成好来谷穗儿肥，

你的包谷长的大哟！

春来酿喜酒哟！

你和哪个一起醉？

红花的脸马上泛起一阵绯红，她低下头紧张地靠着包谷穗，她的举动引起了田野间人们一阵嬉笑喧哗。老木杆慈祥的眼睛偷看一下红花，他就联想到未来的女婿大黑，这个常和自己一起打猎的小伙子。随着心里久仰着的打猎念头再一次翻上来，眼看着包谷今晚上就搬完了，明天就可以去打猎。他向自己的爱女说：

“红花！把马拉来，把包谷驮回去。”

“好！”红花把自己的背篓放下来，把地上堆的包谷穗拢齐，背篓装得满满的背上走了。走到寨边木栏栅旁边，她碰见了大黑，大黑背了一捆稻穗刚从田里走上来，坚实的胸膛上淌着汗。

“红花！包谷搬完了？”他走近她。

“晚上就完了。大黑！”她撩撩搭在眼上的几根草。

“大爹明天可去打猎？”他和她并肩走着。

“他没说。”

“今晚上我约你到河边去……”

红花没有用话回答，猛地向他闪亮一下自己的眼睛，微微

点点头就飞跑了。

她跳过寨边上的小涧，刚又跑了几步，背后钻出个人，迎面伸手把她挡住，这人是李三——歪鼻子还“结巴”嘴的商贩子，一把拦住了红花，他龇着牙像酒疯子似地笑着说：“敏钗，你爹可在坡上？”

“认不得！”红花最讨厌这个“吃主意”的汉人，她一摆身子挣走了，她的裙子随着快步消逝在那些茅草房子中间，李三还听见她远远的骂着：“真希奇！”

李三木木地被闪在一边，咬着牙低声咒了一句：“哼，小苗妮子。”慢慢转向老木杆的坡地上走去。近来他很不走运，这一带从没关隘的边界地，现在居然也严紧了，按李三的话就是：紧死了！老百姓的联防武装轮班放哨，盘查很严。李三和法国殖民军勾勾搭搭，也只能在黑夜偷偷地靠小流氓毕根溜来溜去。进出私货就更难了。前三天毕根溜过河，把马帮要来哈戛克的消息，报告了驻守在越南野鸡塘的法军上尉勃朗特和“滇越反共联合纵队”刁司令。昨晚上毕根溜回来，带来了他们联名的密信和大批银元，指使他看风色行事，进行这个阴谋活动。

李三背着一袋银元走到老木杆跟前笑着说：

“喂！大爷忙啦！”

“嗯！”老木杆擦擦脸上的汗坐下来，把背篓里的包谷倒在大堆上。

“你家孩子剿匪还没回来？”

“没有，”老木杆抱起大竹烟筒，装上豆叶，让李三，“你

请!”

“不! 大爷,”李三抱拳假作谦逊地说,“你请! 我有纸烟。”他听着传来的歌声冷笑着说:“苗人、瑶人还能团结,怪事!”

老木杆也就不客气了,自己点着“咕噜咕噜”地抽起来……

半晌,李三不见他理搭,自己也就坐下来,把银元布袋“哗”一声放在地上。

“大爷!”李三把嘴伸到老木杆脸前故作小心地说,“听说贸易公司的马帮快来驮棉花了呀!”

“嗯?”老木杆吞一口烟,用暗青色的眼珠看了他一眼,说,“来了,马帮来了我们就好过了,他们是来卖便宜盐巴、刀烟、布匹的。”

“我听说了。不是来卖便宜货,是来买便宜棉花来了,他们带来的是空篓子!”他假装咳嗽了一声,接着又说,“你也不想,几百辈子了,政府什么时候给边界地送过便宜货来呀? 不是我们买卖人啦! 说真话,你们这里的苗人瑶人还能吃得上一盐?”

“今天的政府是人民政府,不会骗人,马帮一定会来这里赶街^①。”老木杆照旧抽着自己的豆叶烟。

“来是会来,不过他们是来买便宜货的,他们想用纸票换去东西。”他说着摇晃着“哗哗”响的银元布袋,像是在引诱老木杆。

^① 赶场。

“纸票？纸票不一样抵银子用？”

“不能！纸票说到头它还是张纸，不能买洋人的货。”他说到这里更像是老木杆的心腹人一样。“你能把纸票收一些，我可以跟你换半开^①，金银是天下最保险的钱！”

“李老板！我们就不要洋人的货不也能活么？我要半开作哪样呢？你要纸票作哪样？人民政府的信用，你知道不？信用比金银贵几万万倍哩！”

李三还是一股劲叨叨着：“……我是说我好歹比你路子宽，纸票我能托人到昆明办货，……我是关心你，怕你有纸票没处花，糟蹋了，你不换也就算了。”

“你知道，我的人民币不多，还留着买贸易公司的东西哩。”老木杆温和地答复他。

“我不是告诉你说了吗！贸易公司？什么贸易公司！来不了！就是来得了也是……，把你们的血汗用纸票换走！”

“一定来得了，一定是驮着盐来的马帮！”老木杆已经不大愿意再听下去了，只是用鼻子发着笑声，“你就认得钱。”

“不！”李三不知趣地说，“我们是老交易了，往年你家的棉花不是老卖给我运到法国地吗？我跑过十几二十年的江湖了，我懂得的事还没你这个山头上蹬一辈子的老苗人懂得的多吗！”

“大爹！”大黑由寨子上背着个大空篓跑过来了。“我帮你搬吧！”

^① 云南旧银币，每枚相当半块袁头银元。